



卷三

頌
穆父頌
明卿頌
執政拾遺忍田侯七十壽頌
河津翁九十頌

銘
筆銘
如意銘
佩璽銘

贊
題高名勅緣水者圖
題列子御風圖
關雲長像贊
西王母像贊
先聖像贊
楠河州留年圖贊

序
贈飯田啟事序
刻阿林帖序
隨雲軒詩集序
修刪阿彌陀經後序
賀山神童登仕序
下館族琴堂丹公千壽序
贈悅上人序
送玄海沙門序
修刪阿彌陀經序
送守屋秀緯通大垣序
刻親族正名序

卷四

序
澹園稿序
紫芝園鬼簿序
朱氏詩傳膏肓後序
奉送大坂處守源之賴稔之任序
重刻古文孝經序
聖學問答序
送赤星子蘭之長寄序
增注孔子家語序

序
澹園稿序
紫芝園鬼簿序
朱氏詩傳膏肓後序
奉送大坂處守源之賴稔之任序
重刻古文孝經序
聖學問答序
送赤星子蘭之長寄序
增注孔子家語序

春臺先生文集

後稿初編
三四

己

16
3262
6



門 16
號 3262
卷 6

冊 二拾
號 文
函 八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三



門人 東都

稻垣長章 輯
堤 有節 仲文



頌

穆父頌 并序



片山義夫。厥初未字也。就余而問焉。余命之以今
字。因為之說。其長兄蘭畹翁謂余曰。君辱命吾弟
以字。且諭以文辭。吾弟雖無似也。其敢不敬奉教
教。惟我亦將有煩於君。不識君肯聽吾請乎否。余

曰。吁。翁問於我。我何爲弗聽。第言蘭畹翁曰。我名
俊清。字曰穆父。聞之。詩曰。穆如清風。而未聞其說。
無以自警也。今願得君一言以爲記。可乎。余曰。烝
民之詩。尹吉甫所作。以送仲山甫也。仲山甫有柔
嘉明哲之德。而以式百辟。保王躬。補袞職。於其祖
齊也。吉甫作是詩。其辭碩。其聲美。故曰穆如清風。
言其詩亦猶樊侯之德也。夫詩者。心聲也。樊侯之
德。而吉甫發諸聲。詩所以穆也。夫天有於穆之命。
聖人有穆穆之德。詩有穆如之風。穆之義大矣哉。

古者字以表德。翁其思諸。古人二十冠而字。於是
乎有冠頌。今翁年高。冠而字則曰既矣。又何說之
問。吾請爲翁頌之。遂作頌曰。

蘭之猗猗。秀于九畹。蘭之郁郁。其香孔遠。載培其根。
載植其本。穆父爰居。爰固其闡。妻孥昆弟。終安且穩。
迺艾迺耆。善飲善飯。於穆穆父。秉心塞淵。匪驕匪吝。
惠迪罔愆。云誰之畏。彼昊者天。天降爾福。眉壽萬年。
執政拾遺。沼田侯琴鶴。丹公七十壽頌。并序。

曩歲乙巳。琴鶴公有開六十壽筵。純作序以賀。後

七歲。公爲閣老。傳東宮。是歲徙封沼田。而益地者再。又三歲。乙卯。公甫七十。實始稱老。竊以公雖稱老。特禮辭云爾。毛髮漆黑。視聽不衰。動止輕便。精神常旺。人未見其老態云。非稟性之厚。即攝養之至。所謂栽者培之。天之與善。不亦明乎。此公所以歷事四朝而亡愆。卒得尊官也。於是孟陬二十七日。大集親賓。而張燕於神門之第。獻醕交錯。聲樂更奏。純幸得與侍燕而觀斯盛事。雖末之焉。可已乎哉。顧公之德行。前業稱之。復又何言。故獻

頌一首以爲公壽云。其辭曰。
於皇中山。中山蒼蒼。中山之松。厥材孔良。是常是尋。爲棟爲梁。君子攸芋。終熾且昌。君子有福。永世無疆。中山降神。生此哲人。不解于位。黽勉其勤。受天之祜。室家溱溱。有酒如泉。以燕嘉賓。樂只君子。福祿如雲。眉壽萬年。永安其身。

明卿頌

明卿者。莊內大夫水野君之字也。君名元朗。莊內世家也。

瞻彼日月。四方有曜。昭明罔極。容光必照。大夫君子。視維思明。在邦在家。譖愬不行。克明克遠。衆之攸服。無厭無惡。以荷百祿。咨爾明卿。學有緝熙。令德壽考。自天祐之。

河津翁九十壽頌 并序

河津翁者。西筑人也。業醫於東都。行年九十。耳目聰明。身體康強。殆所謂地仙者耶。其二子祐之祐章。從余遊。以壬戌仲春某日。爲翁開慶筵於其堂。欲得余一言以祝之。來乞不已。故爲之頌。

陟彼南山。言采其杞。天之降福。保此君子。其保維何。德音不已。菴之匪菴。明辨臧否。萬壽攸酢。綏以福履。實維黃耆。駘背兒齒。爰酌春酒。君子燕喜。爾觶既嘉。爾酒既旨。樂飲永日。天保定爾。室家溱溱。介以繫祉。銘

筆銘

銳舌吐奇。君子立言不朽。虚心司直。大臣爲法受惡。

如意銘 代鴈山君秋田章甫

非拂亦非笏。一尺麾千卒。

佩墜銘 攝州丹生山田百姓箱木氏宅大同元年所造今尚無恙其屋椽竹人乞以為

千歲屋椽。膚寸其斷。虚心直節。永為寶玩。

贊

題高名勅緣木者圖 高名善緣木者嘗勅其弟子勿忘慎事見釋兼好園

草。

緣木者不惟用巧。亦必以忠信。方其登也。鮮失。及其降也。或忘慎。幾成而敗。哲人有訓。

題圮上圖

授書者誰。下邳異人。受書者誰。韓氏孤臣。贊謀帷幄。復讐強秦。赤帝以興。火德維新。斯人斯書。厥猷若神。

題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風負列子。御者匪行。負者匪止。旬有五日。喪物喪己。冷然善哉。遺象在此。

先聖像贊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遠矣明德。照臨百代。

關雲長像贊

三國鼎峙。爭畜壯士。克忠且武。維此關子。

楠河州留子圖贊

父勤王事。子繼其志。蹇蹇自盡。惟忠惟義。

西王母像贊

且見且隱。莫知歷年。盤中桃子。食者爲仙。人耶鬼耶。竟難因緣。

序

贈飯田啓事序

余觀田君之啓事泮宮也。蓋克夙興夜寐。疊疊誘掖。生徒不懈。諸侯聞其篤行也。或以幣聘之。輒曰。我何

以是聘幣爲哉。我豈若以吾一日長乎諸生。訓導諸生。成其德。達其材。以待國家之用哉。我豈若在學官。密邇先聖。日與諸生。講詩書。譚禮樂。暇則以既稟之餘。沽酒市脯。與諸生佳者。賦詠倡酬。終日。曾不知老之將至哉。故悠然樂其職。肅然祇其事。將以終身焉者。蓋二十有餘年如一日也。歲壬寅。忽有彥根之聘。田君掉頭不聽。屬其師林學士君年甚高。從吏弗措。不得已從之。遂屈節應聘。純也其所善也。聞之而喜。就而賀焉。田君正有慙色。猶作鞅鞅者狀。純曰。先生

過矣。先生過矣。吾聞彥根善國也。然其先公馬上得侯。後世相襲。執天下兵馬之權。故其爲國也。武既有餘。文則吾不知也。是豈上之人不好文乎。亦士民之情。惟知武之可以濟用也已。夫文武相濟。古之道也。若偏乎武而無文。何以爲國。善哉。彥根侯之召先生也。得非欲以是文其武乎。且夫彥根先公。我神祖開國之元功。所命之以山河之誓也。是以在列國擅其赫赫。爲民所具瞻。迺其爲國。苟武有餘而文不足。恐非所以爲天下之重也。彥根侯其慮及於斯與。雖

然。風俗非法令所能移也。彥根侯之志。其在教化與。文教非庸吏所能布也。彥根侯其有待於先生與。當此時。先生盍爲文翁。以蜀之僻陋也。其人尚能進於文學。况彥根接壤京畿。山川秀美。而琵琶湖爲之浸。其水上所毓。豈無佳士哉。必將有勃興者焉。先生盍嘗鳴木鐸其中。我且抵掌道之千里之外。先生往哉。於是田君色喜。曰。子之所云。不佞恐弗能也。雖然。敢不嘗試之。純曰。懋哉。吾請書此言以爲贈。

贈悅上人序

嘗讀太史氏之言曰。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有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必以顏回對。顏子之所為好學。未聞其作何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自謂如是。是則孔子亦以好學自處也。所謂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非好之篤而能如是哉。余惟顏子之好學。其亦不異乎是與。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亶其然乎。夫人各有好。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

味也。身之於藝事也。心之於德義也。必有好焉。然其好之也。有真偽焉。有深淺焉。偽者易怠。淺者易徙。其真而深者。苟去其所習。則天下之色。不悅乎目。天下之聲。不悅乎耳。天下之臭。不悅乎鼻。天下之味。不悅乎口。及得其所好也。視之以金玉錦繡而弗歆。奉之以車馬衣服。天下寶貨。百爾器玩而弗樂。易之以好爵美祿而弗肯。說之以儀秦之辯而弗徙。傲之以父兄師友之訓而弗聽。喻之以利害而弗信。震之以斧鉞之威而弗懼。禁之以國家之法而弗已。困之以患

難而弗憫。折之以災青而弗撓。不費費。不勞勞。不戚
貧窶。不知飢寒。不慮得喪。不愛性命。不靳名譽。不顧
毀謗。以之行。以之止。以之語。以之笑。以之食。以之飲。
以之生。以之死。夫然後可稱好焉。若劉伯倫之好酒
是已。彼其自得於酒也。天地萬物。無關於己。觀其著
頌。豈徒妄言以高于世者也哉。傳稱伯倫每出。攜酒
自隨。使人荷鋤以從。曰。死即埋我。其忘形骸如是。伯
倫之好酒。於是乎可謂篤矣。吾所謂真而深者。非與。
夫以孔門諸子之盛。不如顏子之好學。則後世可知。

矣。凡人之於其所好也。孰不自謂好之。而上下千載。
惟伯倫之於酒。與顏子之於學。可以並稱為好。他不
足道也。嗟乎。人孰無好。好之真而深者。何其寥寥無
聞也。余蓋得聖德悅上人云。上人者。釋氏之徒也。必
學其道而通大義。曰。如斯而已矣。乃去而學樂。自住
聖德寺而後。夙興夜寐。禮佛之外。唯音樂是習。思天
下莫此為樂。余觀上人之好樂也。不直忘食忘憂。并
與形骸與性命而忘之。雖伯倫之好酒。何以尚焉。夫
如是。然後可與言好矣。嘗見世之有好者。非偽則淺。

誰如上人之好樂之真而深者。吾欲得若人之徒與周旋。

刻阿林帖序 代木下實聞

某立乎本朝。備員於百執事之末。乃有屬吏姓山田者。其子生六歲。聰慧容止異乎常兒。甚好紙筆。有人教之作字者。輒曉其意。吾友朝涵德。通國之工書者也。見而竒之。則稍稍授之法。觀其所運筆。靡不如教。沛然莫之能禦。其父愛之。縱之使受業焉。其書日益竒。既成卷軸。親朋覽觀。莫不驚歎。遠近求者接踵。用

是四境內外。自學士大夫。皆揚扈弗已。率著詩詞。或題或跋。亦既成卷軸。其父大喜。以為過望。因謂余曰。小人之兒豚犬。不足以荷君子之愛。孰謂以薄技叨四方諸名家之寵靈。以不朽賤名乎。小人而獲此。隨和之寶。何以加之。若韞匱而藏之。使人不知。則小人之兒。且失其所以為榮矣。無乃空諸君子之惠乎。請梓之以布四方。使傳觀者無勞謄寫。可乎。余曰。然。先輩有言曰。畫力八百年。書力千年。天下之所謂不朽者。此亦居多。不可謂薄技也。子幸有是子。自今養之。

以待其長。則其所成。寧可量哉。四方諸君子之所以揚。於弗已。豈獨私之子也哉。亦以才難耳。今子壽之梓。以答諸君子所以寵之子之意。且以光吾黨。其與可不務乎。其父曰。敬聞命矣。敢請得君一言以弁其首。可乎。曰。可。我爲子書之。遂爲序。兒小字阿林。故題曰阿林帖。

送玄海沙門序

海公之歸觀西肥也。吾黨士爭送之以言。靡不極口稱其文章之美。純也不可以無言。而又何言。夫其所

可言也。諸君盡之。而又何言。蓋海公少遊東都。其所交通。必吾黨士。而知海公者。亦必吾黨士也。海公之於文章也。非西京以上不爲。世人見之。不以爲怪。則厭棄之。海公是以與吾黨士遊爾。夫海公。浮屠也。其志將欲明其道。仲尼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海公之來吾黨也。似無其道者。何同異之可言哉。夫同異者。生於知者也。昔者惠施氏善言同異。麻物之意而與物無窮。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相與樂之。飾人之心。易人之意。世所謂

多知者。莫之與爭。繇君子觀之。固無用之辯也。雖然。天下豈無有乎爾哉。夫物有同異。無有哉。物之有同異。物之情也。因其所同而同之。則萬物莫不同。因其所異而異之。則萬物莫不異。是故。同乎同。異乎異者。世俗之士也。彼焉知同而有異焉。異而有同焉。故曰。繇同而異。素絲玄黃。繇異而同。胡越昆弟。至矣。聖人取同夫異。簡異夫同。和而不亂。攸然適道。夫焉有所倚。今夫奉浮屠之教者。剔毛髮。墮冠服。絕倫理。離編列。茹草衣麻。以遊方之外。其於斯民之直道而行者。

也。所左非特其衽。其與我人異。冰炭不啻。人亦莫知其有與我同者存焉。余蓋知之矣。夫浮屠氏。雖遊方之外。孰謂其匪人乎。既已人也。其能無情哉。彼其飢食寒衣。生慕死哀。未始不與人同也。况誦我詩。讀我書。以從事於文藝乎。而况負不羈之才。抱慷慨之志。卓然獨立。不與犬馬偕死。而與草木偕朽乎。若然者。固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君子亦焉知其剔毛髮。墮冠服。絕倫理。離編列也。故申徒嘉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夫申徒嘉亦豈

知子產全足也哉。此謂取同夫異。今海公之爲浮屠也。其形與其行事。無非盡浮屠。而所謂負不羈之才。抱慷慨之志。卓然獨立。不與犬馬偕死。而與草木偕朽。可以列於君子之林者。方將在茲。吾二三兄弟。與之遊有年矣。而未嘗知其浮屠也。海公亦未嘗知二三子儒者也。所講詩書。所修文辭。優游相忘於藝林。其何同異之校焉。夫浮屠之行于中國。自東漢以降也。則其文辭固不足道也。海公豈屑爲之哉。其必以周人之辭。譯慶喜子所記胡言。然後可以爲文矣。可

以傳能仁氏之道矣。海公其志于斯與。不然。何違衆浮屠而獨事修辭哉。此其所以爲海公也已。海公行哉。吾將與二三兄弟共推轂於其所之。

隨雲軒詩集序

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是故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古人之言。不其然乎。士君子苟處窮約。而學道藝。立節概者。一旦富貴則急。况素富貴乎。世之貴介公子。生于大厦之下。長于重褥之上。內無保母之教。外無師傅之訓。出則

馳馬試劍。鬪雞走狗。釣弋流蕩。入則酒色聲樂。惟其所欲。何暇學道藝。習文事乎。惟吾刑部源公則不然。公故甲斐侯保山府君之次子也。公之少也。保山府君命儒臣授之書。公亦克奉其家訓。不敢荒寧。迨府君告老分封公。朝廷賜命列侯。公於是愈益力學不惰。既又好爲詩。興至輒發諸吟咏。侍史所錄。其麗且千。純辱公之知。承寵非一日矣。猥以寡聞。恒侍講筵。嘗觀公之爲人也。溫恭敦樸。克壹其德。大非世貴公子。匪文匪武。惟慢遊是好者比。此則衆所觀也。純

縱汗。豈阿其所好哉。今茲公使侍史編輯其稿。釐爲若干卷。命純序之。夫以保山府君好文。而又教其子以義方。公亦以府君之心爲心。而克卒其業。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保山府君有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刑部公有焉。嗚呼。詩之爲學也。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豈不信哉。今之詩猶古之詩也。

修刪阿彌陀經序

釋典無文。釋氏之徒。以其文爲文。不取也。夫以言語喻人者。務詳。言語之詳。必入于俗。釋氏之教。爲愚夫

愚婦而設。喻愚夫愚婦以言。欲其不俚得乎。且釋典之行于中國。始于東漢。盛于兩晉以後。當斯之時。古文墜地。即令釋氏之徒。能文其言。豈能違衆獨古其文乎。况譯夷言者。不遠鄙俚而取其易通。何以文爲。此釋典之所以無文也。夫唯無文。是以易讀。後之學者。乃求其義而困焉。何也。爲浮屠者。務在張皇其道。是以即其淺膚之語。旁生支節。穿鑿傳會。以成其說。卒使後學者。難識易惑。惡在其喻愚夫愚婦也。可謂失設教之旨矣。夫夷言自有其文焉。譯之則亡。今也

釋典無文。非浮屠之陋。實譯者之罪也。試使列御寇修飾之。莊周潤色之。則其變幻竒怪。寧如斯而已哉。必將震炫天地。鼓舞萬物而後已。其不亦媮快乎。余暇日取阿彌陀經中一二節。因其原文。稍稍修之。辭而更屬文。以示釋氏之從遊者。客悅而恨其未全。請余卒業。余不得已。遂終篇。命曰修刪阿彌陀經。其書本爲愚者而作。其言誕妄而不竒。是以文亦不能佳云。

修刪阿彌陀經後序

春臺先生文集 後集卷三 文刻堂
余既修刪阿彌陀經。釋氏之從我遊者皆悅。而相與稱純之有功於釋氏也。於是競相傳寫。未數月。盛行於芝山。傳通二叢林之間。二叢林者。專念彌陀者之所居也。是豈偶然哉。亦有以耳。近有一禪僧見而弗悅。因題其上曰。純也。凡夫。輒雌黃吾佛寶典。真阿鼻獄中之人哉。或曰。子將獲好事之誚。余曰。異哉。斯人之罪我乎。純嘗謂夷言自有其文。當釋典之未譯也。焉知不有其文乎。既譯之矣。則其言皆出於譯者之口。非復梵語之舊也。胡得謂之佛言耶。必如其所謂

陀羅尼者。乃可謂之佛言。夫譯夷言者。取其近似。不必正當。所謂近似者。不一而足。譯者以己意取其一而已。是以釋典有前後二三譯者。言人人殊。未知其孰是而孰非也。學者將何所適從乎。後之解釋典者。不通梵語。唯漢語是視。思已譯之言。猶未之譯也。何暇察其言之不文耶。余蓋惜之。故取其最俚者而文之。以示釋氏之好文者。使之知修辭之道。無所不可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譯釋典者。苟取通未始修辭。是以其言如此其俚也。余今修之。是純有

功于浮屠也。浮屠而有靈，必將悅乎吾所為而報以多福。使純生則壽富康寧，死則升天堂矣。雖然，純豈以此求福於浮屠哉。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若君子則吾豈敢求福不回，則嘗有志焉。既弗求福，又何懼非理之惡報耶。夫禪僧之言，可謂不智矣。昔孔子作春秋而有知我罪我之言，今純修釋典而釋氏之知我罪我，亦猶是與。余於是有所徵孔子之言，故書。

送守屋秀緯適大垣序

秀緯蚤受禁方於其先人，而業醫於東都十餘年矣。

又能講乎文學，習乎儒術，其文日益奇，是以其所為治病者，謂秀緯醫，其所與遊於文藝者，謂秀緯儒。謂秀緯醫者曰：守生尚能生死人哉。謂秀緯儒者曰：守生尚能善學以成其名哉。是一秀緯而負二人之責也。為秀緯者亦何易易邪。既而藤生薦諸大垣侯，大垣侯遣人召之，而秀緯將往。謂太宰子曰：吾將有行，子其有以語我來。太宰子曰：吾聞之士也者，事也。士之仕也，必有事焉。事不可貳，貳則不專，事不可慙，慙則不誠，不專不達，不誠不效，此事之患也。子事於醫

而好儒。子之所好。進乎技矣。子以儒術緣飾其技。則可。無乃貳於儒乎。夫醫也者。人之司命也。刀圭之下。藏不測之兇。豈可以不專之心而慙爲之哉。苟不能專其心。則如罷只。夫大垣侯之辟子也。以子之技邪。抑將以子之所好邪。是未可知也。子之適大垣也。以其技邪。抑將以其所好邪。吾亦未之知也。雖然。士仕是邦。必食其祿。祿者所以食其事也。余惟大垣侯之食子。與子之食於大垣侯。其必有在。子盍居一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夫子欲成名。

則尚有所執。矧今之人。如之何其無所執也。子欲有所執以成名與。則不可以不壹其事也。夫醫至醫國。儒至經國。然後足以聞乎當時而不朽乎來世之二者。事也。雖大小不等。故非一人之所兼能也。故緩和扁倉。不以文章聞。游夏左馬。未嘗爲醫。豈其智之弗及也哉。以不可兼能也。是故藝事曰執。言不貳也。今子有二事。吾恐子之功名。或有所掩。是以云。秀緯曰。善。吾將求所以一之。吾行亟矣。子盍錄前言以爲贈。吾其省諸。太宰子曰。諾。

賀山田神童登仕序

醫官李陰山田君之子號麟嶼。童稚好文字。年在幼學。頗能讀書。且能為詩詞。用是名動都下。自大夫君子。莫不洵洵相謂奇之。遂以上聞。於是朝廷命有司試其才。果如所聞。時年甫十三。有司大驚。愈益稱歎不已。因具以聞。朝廷乃召見。賜以粟二百為歲俸。使之列官儒。山田生用是名動海內。苟懷策為書生者。識與不識。莫不沾沾相謂喜之。山田生嘗與信陽太宰純遊。純於是乎喜可知也。人或為純賀。純應

之曰。吾豈為苟喜乎哉。夫政本在得人。得人在興學。董生所以為請。其斯而已矣。蓋聞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苟欲得人而弗興學。猶欲步欲求及前人也。是以古先聖王。必崇學術。雖吾邦先王亦未始不由斯道焉。自保平以降。王道陵夷。人主失君師之德。群僚忘臣鄰之職。詩書廢。禮樂壞。民墜塗炭。莫之能拯。由無學術故也。迨乎鎌倉氏作。提三尺以定海內。顧盼立霸迹。時當更始。宜有所制作。惜乎不學無術。偷安於當日。不能垂裕後昆。此其所以不久覆

滅也。續鍾會氏者。有室町氏。安土氏。豐臣氏。或能傳國十餘世。或吐嗟而亡。論其曆數。則固有多少。而其不學無術。以速亂亡。則其歸一揆也。及我神祖受命。鑒前代之覆轍。以壹德致太平。固已知學術之可。以爲國家矣。觀其經國之太略。前代所未有也。自是以來。歷數十年。而太平方洽。士民樂其業。上有去殺之政。下有尚德之俗。斯文之興。既有其漸也。及至憲廟立承大統。惇崇儒術。大布文教。海內靡然嚮風。吾伊之聲。聞于閭里。而况士大夫之族乎。當是時也。

士有以儒雅進者。右文之化。施及侯國。文廟能續先志。將欲張皇嘉猷。不淑享國日淺。庶績未熙。章廟幼冲。亦未能述其事。元祿之政。幾乎息矣。方今時當大有。運合中興。繼絕舉廢。日不暇給。黜陟之典。行於中外。乃有若山田生者。以童子而見賓興焉。意者國家得人。將自之子始也。中興之望。且有日乎得焉。夫二百粟之在。國家也。不啻九牛之一毛。今以之賞山田生。則其所使海內之人。勸以相競。實不可量已。是其爲惠。不亦大乎。孔子曰。惠則足以使人。故予

所以大喜者。豈徒私山田生而已哉。亦竊爲國家喜也。李陰君以方技侍先朝。以亟奏效。寵祿殊渥。世人素所歆羨也。今又以麟喚子之故也。名聞於海內。古人所謂有是父。有是子者。其在茲哉。予故以所爲國家喜者。併爲山田君父子壽云。

刻親族正名序

此一小冊子者。題曰親族正名。余二十年前所撰著。書以國字。以示童蒙也。近有書肆之人。乞梓以傳焉。因取舊稿。更加釐正以授之。蓋聖人之道。謂之名教。

爾雅其名家之祖與。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名之所係。其大矣乎。我東方之俗。夷言之習。凡名不正。達者憂之。矧親親者。人道之本也。斯名不正。則視骨肉猶路人也。豈不痛哉。純也無似。亦嘗有意於斯者也。是書幸行。而蒙士或有興焉。尚亦爲名教之一助矣。

下館侯琴鶴丹公六十壽序

人之言福。莫先乎壽。而富與貴次之。此三者。皆人之所欲。而有命懸于天。非求之所必得也。三者得其一。可以爲福也。况得其二乎。而况兼有三者乎。若然者。是其所以獲於天者。必有以致之。至洪範叙五福。非皆懸于天者乎。而攸好德。特言在人者也。夫懸于天者。不可必得。在人者。求之可得也。世固有壽而富且貴者。或不好德。是但獲乎天。而自遺在人者也。吾非敢惡之弗願。惜其求之可得之不求。無以培其福耳。如我下館侯琴鶴丹公。真所謂攸好德哉。蓋公少事

憲廟。以侍中拜中大夫。封下館侯。終憲廟之世。夙夜匪懈。奉職唯謹。及文廟嗣立。舊政多改。章廟幼仲。政出大臣。公以列侯事兩朝。雖不與朝政。然其所以奉上。無非一心。自享保之八年。擢禮官。兼鴻臚。凡其所以服官政。一以公正爲本。公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博古知今。兼以多能。然公不好章句。唯德之好。公之好德。其天性耶。夫公以祿則食二萬石。不可謂不富也。以位則中大夫。不可謂不貴也。然公自視欲然。未嘗以富貴加人。愈貴愈恭。愈富愈儉。篤

親樂施。豈非所謂攸好德者哉。公之富之貴。而人猶以爲未足。愈益屬望焉。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人之好德。不啻其人之福。乃皇極攸建。實國家之福也。在庶民猶然。況於在位之人乎。公之得時。以爲風雲于斯世者。必將爲國家壽斯民。豈徒公之獨得其壽而已哉。世之壽而富且貴者之所無。而公獨有之。故純竊以是爲祝。歲乙巳。公甫登六袞。以季冬某日初度之辰。大開慶筵。純因爲之序。

門人 植村正直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三終

者也。一句一字未始不古。高者泝於漢魏。下者逗於唐初。予未及卒業。而茫然自失。曰。吁。人之難知如是哉。蓋子帥爲人。沉嘿寡言。不喜劇談。以故父兄長老。率未免阿蒙視之。雖以予之窮交。居恒未知其何所學。而何所至。今得覩其所著澹園稿者。乃知其所學所至。皆古。而其成章者。一句一字。未始不古也。偉哉帥乎。予嘗以古人可及者。豈謬乎。乃若古人果不可及耶。即子帥其獨能焉爾乎。予曩所惑。此可以折衷焉。古稱君子不黨。後之君子。苟不固特立獨行。其能

不黨者鮮矣。蓋先進之士。必得後進以爲羽翼。後進之士。必推服先進。不者更相揚扞。炫諸外人。此名譽之所以達。而黨之所以成也。惟子帥則不然。子帥昔與藤東壁友。東壁其同鄉之先進也。而子帥未嘗推服東壁。東壁亦未及深知子帥而歿。近聞子帥從游日衆。而未聞有一人爲之羽翼者。則其文辭之美。孰得而稱之。所謂君子不黨者。子帥有焉。吾於是乎知子帥之所學而至。不特文辭之末。可謂特立獨行之士者哉。子帥名以正。姓秋本氏。那須黑埴人。從徂來

先生學古文辭。工歌詩。純以其乞也。序其稿云。

送正田子業歸莊內序

甚矣子業之嗜學也。初子業與其兄某。及其僚友水生等。皆爲朱氏之學。業已有所得焉。居久之。讀我徂來先生之書。稍稍生疑於其舊所學。及來東都。請見徂來先生。而問難者一再。先生爲辯之。三子者歎服。始寤其學之非。遂盡棄其學。而學於徂來先生云。子業之來也。既受業於徂來先生。還而訪余於紫芝園。定交驩甚。子業爲人。恭孫其性也。以純犬馬之年。有

一日之長乎。子業視之猶兄也。每相與談論。子業於余言。莫不聽從。宜其於徂來先生之言。沛然若決江河也。夫學始於尊師。而成於信師。子業其庶幾哉。蓋羽地水土所毓。其人謹厚而果毅。豈所謂勇敢強有力者也與。是以古者用之武事。必有戰勝攻取之功。唯於文藝。未聞其人。得非以無有倡之者乎。夫天下固無不可爲之事。而文武皆事也。有爲者皆能爲之。苟以勇敢強有力之人而事之。何不能之可患哉。要在倡之耳。夫莊內之爲善國。固也。粟米布帛貨財之

富。兵甲牛馬。以至勇力智謀敢死之士。凡爲國之具。何所不有。所乏者文藝乎。非邪。今以子業之嗜學。且與其二三兄弟偕。以斯文倡國人。其志亦偉矣。夫子業者。莊內世家也。使其得行其志。其所爲裨補其國。必將有在。勉哉。余善子業之嗜學。而竒其志。故於其歸。因以此言勉之。

紫芝園鬼簿序

先大人之在世也。嘗置一小冊子。具記先世及旁親婚姻。與夫鄉黨朋友之物故者。并詳其死年月日。歲

時展之。以增追念。予竊避之。其冊子乃所謂鬼簿者也。今也我大人亦入鬼簿矣。嗚呼哀哉。純之不敏也。思欲效先大人之所爲。乃取其手澤之所存而修飾之。間附以純之先友。尚亦企追遠之厚德。啓懷舊之沈思云爾。孤子純泣血百拜書。

倭讀要領叙

余幼奉先君子之訓曰。不讀書無以爲士。因稍稍取孝經論語諸書。口授句讀。已而出就外傅。誦習古文。遂好讀書。初爲性理家之言。後稍疑之。求古學之方。

博訪旁諮。未之有得也。嘗從一師學華語。退而省舊所誦詩書古文者。坐侏離之習。失其義者十八九。始知黃備氏之教。欲道人於易。反貽之害也。弱冠懷游學之志。負笈於千里。聞有嗜學好古者。必就謀焉。大率所見不若所聞。竟未厭吾意。純也八年於外。無所得於學來歸。最後獨得徂來先生。以爲之歸。及聞其論說也。乃純鄉所求者畢有。且先生能華語。尤惡侏離之讀。亦與純素心合。蓋益知倭讀之難。而爲害之大耳。自是之後。致思於古學。有年數矣。雖至愚之性。

而千慮之一。如有所得。時與從游者言。人或勸撰次其語。以訓蒙士。於是手錄成編。命曰倭讀要領。夫倭語不可以讀中夏之書審矣。余今屑屑焉爲此者。豈謂規矩大方乎哉。唯是窮鄉寒士。欲讀書而未知其方者。覩而有取焉。其亦庶乎有補。余既以蚤奉先君子之訓。遂好讀書。夫世豈不有與余同好者哉。則期此書之不見棄。不亦可乎。

朱氏詩傳膏肓後序

詩無古今而有古今焉。有古今者辭也。自三百篇。歷

漢魏六朝。以迄于唐。所異者辭。而其所以道性情者。未始不同也。宋儒不知詩。見三百篇之列于六經。則視三百篇之詩。如聖人之言。於是說詩者。一句一字。必求其義。其疾也固。遂以三百篇詩為經。漢魏以後詩為詩。自是古今之詩。歧為二途。學者惑焉。殊不知六經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而詩其所以達人情也。夫人情無古今之殊。則詩之所以達之。亦豈有古今之殊哉。宋儒之於詩也。可謂謬矣。純少從宋儒之說以治經。又好唐詩。略能為之。後見徂來先生而問

詩焉。先生曰。今之詩。猶古之詩也。知言哉。純退而思之。久之。忽悟詩無古今。有古今者辭也。苟得其辭。則三百篇可為于今也。其所以道性情而咨嗟詠歎者。極宇宙無以異也。大哉詩乎。予既有得於唐詩。遂沿流而上。至於風雅頌詩。則視三百篇猶唐詩也。於是顧視舊所為宋儒詩說。譬如執繩墨以臨曲木。不待睨而見其曲焉。豈不媮快哉。夫宋儒唯朱氏為大家。而朱氏之學。釋氏之學也。朱氏之書。唯詩傳為其所不甚用心。故比他所著。猶為寡過。予故著此以示同

志。初學幸得是一隅。而能以三隅反。則庶乎其可與言詩已矣。

奉送大坂處守源公賴稔之任序

源公以田中侯爲禮官於東都之三年。大坂處守闕。朝廷以公補之。因進爵中大夫。故事。爲大坂處守者。歸其封邑於縣官。更賜田於任所之近地。如本秩。令爲處守者。視大坂如其封國。欲守之壹也。於是源公將率其羣臣士卒以之任。太宰純詣公邸。告其舍人曰。自吾得見公。十年于茲。幸不見弃。時延見而賜

閒燕。予雖未悉公之平生。然嘗聞公之言。而觀其所行。亦足以知公之所守也。公好學。予觀今之君子。不可謂無好學者。而夷考其所爲。徒用消日耳。若然者。有國而不能治之。有民而不能安之。有君而不能事之。有臣而不能使之。爲官而不能守之。臨事而不能圖之。是其所好。與夫博弈遊戲。鬪雞走狗。求僊奉佛。畋獵弋釣。無以異已。雖靜躁不同。清濁異流。而其爲消日之具則一也。公之學則不然。公嘗語予曰。古之君子以禮樂修身。今之君子以詩書文身。今之好學

者譬之陳珍器於坐隅。但可以爲玩好而不適用。豈不惜哉。予對曰。善。如君之言也。昔朱泚漫捐千金以學屠龍。成而無所用其巧。若臣者似是。今君之所好。亦唯是技。而君有國邑。則其士民非君之龍乎。爲官於東都。則其屬與其所隸。亦非君之龍乎。君亦可以一試其技焉。公曰。不敢。予是以知公之有志于經濟也。今公將行。純雖卑末。不可以不惜公之別也。亦不可以不祝公之前途也。舍人曰。可。舍人以告。公出見之。純進言曰。昔臣爲君言屠龍。君未以爲然。往者君

之所屠尚小。臣固知君之不得逞其技也。今君荷重任於一方。其所屠可謂大矣。君於是盍執利刀以逞其技。臣將見其成功焉。公曰。諾。吾雖不敏。請嘗試之。先生幸一祝之。純曰。唯。乃起祝曰。俾君壽考康寧。無倦于政。賞不僭。刑不濫。爲民所歸。俾君無慢賢。無驕士。無貪貨利。無受女謁。無獲罪于民。無忘戒備。俾君居則安其士民。動則宣威德于四方。一旦有變。則仗大節以固其守。功烈光祖先。令名垂竹帛。公曰。善哉。祝。敢不服膺。顧謂舍人曰。識之。舍人援筆書之。純因

爲修其辭云。

重刻古文孝經序

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教莫先於孝。自六經而下無非孔氏遺書。其有出孝經之右者乎。何以言之。天下無有無父母之人故也。孝經有二本。其一河間王所得。十八章者。謂之今文。其一魯共王壞孔壁所得。竹牒科斗文。二十二章者。孔安國所爲作傳。謂之古文。安國曰。今文十八章。文字多誤。又曰。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徃徃有之。漢先帝發

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由是觀之。今文孝經之行也。已久矣。古文者。雖安國爲之訓傳。蓋當時未之行也。迨乎漢季。馬季長擬作忠經十八章。倣今文孝經也。鄭康成注孝經。亦其今文者也。自是厥後。今文孝經之行彌盛。而古文亦與之俱行。至唐明皇親注孝經。雖兼取孔鄭二家之說。然其經則用今文。取其闕閨門章也。於是古文孝經遂廢不行。至宋邢昺依明皇御注作正義。然後孝經唯御注本行于世。鄭注遂亡。古文孝經亦亡其傳文。而僅存其

經文。宋人尊信孝經者。莫若司馬溫公。然特得古文本經而讀之耳。不覩孔傳也。自二程至朱熹氏。皆疑孝經。以爲後人所擬作。朱子又妄改易本經篇章。著爲經一章。傳十四章。且刪去其本文二百餘字。孔子曰。信而好古。若朱子者。可謂拂矣。自是以來。學朱氏者。舉不信孝經。塾師不以爲教。至令童子輩目弗見孝經。悲夫。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教。莫先於孝。天子不曰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以後世人主。不讀書則已。苟讀書者。必自孝經始。况下焉者乎。今

朱氏之徒。不讀孝經而學心法。其不爲浮屠之歸者。幾希。夫古書之亡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宋歐陽子嘗作詩。稱逸書百篇。今尚存。昔僧裔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於太宗。司馬君實等得之大喜云。今去其世七百有餘年。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于我日本。豈不異哉。予嘗試檢其書。古人所引孔安國孝經傳者。及明皇御注之文。邢昺以爲依孔傳者。畢有。持有一二字不同耳。得非傳寫之互訛乎。先儒多疑孔傳以爲後人偽造者。

予獨以為非。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之始也。諸家解皆以為孝子不得以凡人事及過失毀傷其身體。孔傳乃以為刑傷。蓋三代之刑，有劓、剕及宮，非傷身乎？剕非傷體乎？髡非傷髮乎？墨非傷膚乎？以此觀之，孔傳尤有所當也。王仲任亦嘗誦是經文而曰：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焉。如從諸家說，則忠臣赴君難者，不避水火兵刃，節婦有斷髮截鼻者，彼皆為不孝矣。是說不通也。余故曰：孔傳

者，安國所作無疑也。或曰：尚書之文，竒古難讀，安國傳之，其言甚簡。孝經之文，平易，安國傳之，乃不厭繁文。何也？曰：傳尚書者，為學士大夫也，故不盡其說，使讀者思而得之。傳孝經者，為凡人也，故丁寧其言，以告諭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嗚呼！夫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先。自天子至庶人，所不可以一日廢也。夫孝不可以一日廢，則孝經亦不可以一日廢也。夫自朱氏之學行，而孝經久廢于世，純常慨焉。幸孔壁古文孝經，并與安國之傳存于我日本者，寧不知珍而寶之。

哉。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訛謬。魚魯不辨。純既以數本校讐。且旁及他書所引。若釋氏所稱述。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此。蓋相承之異。未必宋本之是。而我本之非也。傳中間有不成語。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古文則否。今因依陸氏音例。竝音經傳。庶乎合讀者不誤其音矣。書成而欲刻之家塾。則淺田思考出

其素裝以助費。遂趣命工從事。予未能為吾家孝子。且為孔氏忠臣云爾。

聖學問答序

自孔子沒。而聖人之道。古今有二大厄。曰。秦皇焚書。一厄也。宋儒說理。二厄也。然秦皇之焚書也。當時天下咸知其非。宋儒之說理也。人不知其非。矧乎書雖焚於秦。猶有匿之者。且道存乎人。是以漢興。人舉書出。而道由是興。易所謂不遠復。無祇悔者也。與。自宋儒說理而來。至於今七百年。天下夢夢。人不復覩仲

尼日月之光。而其末流或為浮屠。或為天主。或為鬼神。譬猶陵鳥得鬱棲而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也。變化至是人復誰知其所自來者哉。邈矣乎聖人之道也。由此觀之。宋儒之禍道。過焚書也。我日本學者。亦入宋儒理窟而不得出。百有餘年。往者有伊藤氏。獨能出理窟而首鄒魯之道。實為豪傑。惜其所見狹小。未達先王所以道民之故。是猶未免為義理之學也。及至徂來先生。超乘而上之。以六經為學。以孔子為歸。以論語為規矩準繩。而不取孟子

以下。遂能俾先王之道。昭晰乎萬世之下。其功豈不大哉。雖然。三軍之走。非匹夫所能止之。雖勤何益。不如卷而懷之。以俟智者也。純心之時。亦嘗一入理窟。心實未安焉。後從徂來先生。聞先王之道。退而熟讀六經論語孝經。皆得其旨。迺知仲尼之可尊可信。而自孟子以下。非盡孔氏之道也。於是下視宋儒之學。猶飽太牢而後就糟糠。無所下箸也。可厭可惡。莫此為甚。迺者有客來投吾閒。問以古道。予不得已。答以所聞。客悅曰。善哉。願子遂筆之以為贈。予迺悉次其

語。釐爲一編以授之。書以國字者。苟便初學也。此爲序。

送赤星子蘭之長崎序

享保壬子秋。大森君爲長崎尹。有薦赤星子蘭者。大森君喜。趨遣使以騎士辟之。子蘭素有四方之志。負也。欲遠遊而未能也。於是欣然起而就辟。冬。大森君將之任。子蘭來辭予。且曰。吾儕在世。微猶蒼蠅。今者幸得附驥尾。將行萬里。願聞所以自行之道。予曰。夫學者不可以不廣其聞見。廣聞見所以博其知識也。

夫能讀書者。達觀宇宙。故讀方志。則可以坐知天下。吾子既能讀書矣。汙汙宇宙。固不出乎吾子一覽。於以致思。何所不至。今吾子往長崎。夫長崎者。海船之所輻湊。我與異邦互市之場也。吾子行且以吏事臨其場。則其所嘗觀於方志者。將親見其人。親聞其語。此其所以博知識。顧不多乎。吾子之有此行也。所謂天誘其衷也。予觀吾子喜爲恭。恭固美德也。孔子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之謂也。然以予所見。長崎人不足畏也。蓋彼皆市井之人。博奕飲酒。游蕩無檢。比

他處殊甚焉。惟二三舌人。因習象胥。略識文字。爲可與言耳。厥詩下調。厥文俚語。若問以經術。則曰祖述程朱。夫如是。何畏之有。非惟長崎人之不足畏。雖諸夏人。客長崎者。亦不足畏。蓋彼皆賈豎。否則槓師柁工。即有略識文字者。乃市井書手。僅供契券簿曆之役。亦何畏之有。我國人大率以諸夏人。咸能讀書。咸能學問。而長崎人能與之言。則亦猶諸夏人也。豈徒常人云然哉。雖大儒先生亦云然。可謂謬矣。夫長崎人。自詫其與諸夏人言。曰。非象胥無以爲學。遂恃是

蔑視海內學者。豈不鄙哉。殊不知長崎人。吾聽其夏語。則誠夏人也。使其屬文。則倭人也。是長崎人之所肖諸夏人者。特其三寸舌耳。若其文辭。則未也。况其目與心。所以覽觀古書。思惟古道者。又何得與久久熟讀精究者比哉。余故曰。長崎人不足畏也。吾子察諸。夫長崎者。貴貨之肆也。是以前後官更多黷焉。惟吾子廉矣。予無憂也。雖然。子蘭欽哉。予所以告吾子。其斯而已矣。子蘭曰。敬受教矣。敢不服膺。純也。貧無以贖。因錄前言以爲贈。

解惑論序

自有方技以來。黃帝內經尚矣。及周之末。秦有醫緩。醫和。宋有文摯。皆當世所稱良醫。而其方不傳。後世無述焉。獨秦越人有八十一難之作。實為方家關鍵。漢初太倉令淳于意以善醫召問。太史錄其事以傳。然其所傳。特太倉公所上醫案耳。非有成書可以刑於後人者也。及其季世。長沙太守張仲景善方。且好著書。雖以傷寒名家。其實百病治法皆備於斯矣。降自魏晉。以醫方立於世。傳於後者。不可勝數。其誰敢

間於仲景者。要其能為仲景者。僅可指數。此其故何也。論者以為時有古今。政有南北。人有厚薄。病有緩急。古方豈可以盡治今病哉。於是家立異見。人出新意。醫方之趨變。日以滋甚。殊不知仲景之方依內經。而內經乃醫方之本。故不通內經。無以為方。不學仲景。無以驗經。善學仲景。然後可以知軒岐扁鵲不我欺也。今我日本文明之化。方技之盛。結髮習醫者。奔突閭里。其中固有稱良工者。莫不自言學經方有所受之。觀其為方。不過取近世小方而增損用之。試叩

春亭先生文集 後編卷中 六 文刻堂
之以傷寒家之言。則不能答。甚者不知金匱王函爲何書。其或稱仲景者。亦唯知其一。未知其二。若然者。其於治人。顧不殆乎。純不知醫而好爲方。嘗竊以爲自軒岐而下。方至仲景。可謂妙絕古今。後之醫者。不爲方則已。其苟爲方。當爲仲景。然世莫敢爲之。何也。豈以其難學與。抑將可爲而不肯爲也。予以是求於世之爲方者久矣。甲寅春。忽得師道父。師道者。信州松本人也。少學醫於其鄉清水先生。及其能爲方。專心致志於仲景。乃取傷寒金匱之書而讀之。比至成

誦。頗通大義。遂取傷寒家諸書而讀之。則稍稍起疑於魏晉以後方書。因又取內經及八十一難。反復熟讀。愈益有得。乃以其所得。自試方技於東間。伊奈之間。數歲。取効不少。師道素有遊方之志。於是決策來東都。業醫三歲。經彌明。方彌精。經以正方。方以驗經。以經與方。參伍相徵。表裏正反。靡不合應。乃知魏晉已降爲方者。漸失經旨。學仲景者。亦不能盡其道也。奮然用力。以修仲景之道爲事。頗有著述。其一曰解惑論。十餘萬言。未敢自以爲是。使純正其文理。因序

之。純不知醫而好爲方。尤悅仲景。嘗恨今世莫能爲仲景者。蓋世豈無醫乎哉。唯其治經者不驗諸方。爲方者不考諸經。是以不成良醫。至於令人言窮經無益於方。此非言者之過也。爲醫者之罪也。師道獨能爲人所不肯爲。可謂豪傑之士矣。予謂師道曰。苟明道足矣。何以文爲。雖然。子使予修飾之。予不敢拒之。時師道方草藁。每成一卷。持來示予。予隨閱之。藁未成半卷。乙卯秋。師道忽病沒。年三十五。嗚呼哀哉。今茲師道之徒伊原生持末卷藁半已成者來見予。曰。

希哲著此書勤矣。不幸未及卒業而沒。吾曹不忍藏諸私家。因與二三同志謀刻而公諸四方。且以不朽其人。先生幸尋卒閱。併賜向者所許序文。則希哲雖死。猶生之日也。言訖泣數行下。予應之曰。諾。取其書繙而閱之。其絕筆處。墨痕尚新。予於邑久之。謂伊原生曰。善哉。子之爲師道也。子其勉之。予雖不敏。敢負前約乎。往歲因師道之請。將作序。已起草。會師道沒。寢不復作。於是取前藁而略修改之。因叙師道亡事以續之。予未嘗學醫。何知師道所論是否。予特惜師

道豪傑。秀而不實云爾。

增注孔子家語序

昔者左丘明取魯國簡牘記以爲春秋傳。又錄其異聞。兼據諸國遺事以爲外傳。命之曰國語。仲尼門人錄仲尼言語行事。及門人問對論議之語。命之曰家語。琴張原思等取家語中純粹正實者而修其文以爲論語。是論語之與家語。猶春秋內外傳也。漢時論語獨行。藝文志曰。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以爲非今所有家語。然則班史志藝文時。今之家語猶未

出。及王子雍得之孔猛。然後始出也。然不知志所載家語二十七卷者。與子雍所得家語十卷四十四篇者。同異何如。如孔衍所叙。則家語實經安國之校正矣。子雍通儒。已得是書於孔猛。而首尊信之。遂從而注之。後儒多有取焉。至若宋劉孝標注世說。唐李善注文選。李翰輯蒙求。皆引之以明本文所出。蓋以其古書而出於孔氏。故後儒莫敢議之。然亦無篤信之者。自趙宋時。伊洛之道興。而其徒皆不信家語。至若孝經仲尼經綸之本業。而朱熹敢妄刪之。何有於家

語哉。爾後是書雖存。而讀者不復孔氏書視之。使其與諸子爲伍。蓋王注本隱於宋末。而後儒不得見之。則任意刪去正文。或進退篇次。予嘗見數家本矣。其文既非孔氏之舊。雖有注釋。何所裨益。以明何孟春之博覽也。知尊家語。而不獲見王注全本。僅睹其序。何其不幸也。我日本博士家所傳王注全本。今行於海內。凡學者得見之。豈非幸歟。先君子空谷府君性好載籍。悅家語。常置之座右。純之少也。亦好是書。讀之頗習。既而竊恨舊本多誤。文義難曉。乃求得海舶

所貢王注全本。及元明諸儒數家本以按之。又旁搜傳記諸子所載。與是書事同文異者。若後世注家所引是書及王注文。以參考之。積以歲月。可以正誤通義者。不止十五。又有子雍所略不注。而今之幼學所不能解。則取諸名家訓注。在他書者以補之。命曰增注。舊本有音釋而甚略。予今效陸德明。用唐音悉注其當注者。冀讀者無紕繆。於乎。家語雖曰駭駁。實七十子所記。孔氏遺文也。論語雖曰雅訓。有得家語而後其義始明者焉。禮樂之壞崩也。得家語亦可以修

補其十一矣。家語寧可廢乎。傳稱子游述檀弓禮運。子夏述樂記。彼蓋二子修辭所成。故其文蔚然。若家語則門人各隨記其所聞。而未經修正者已。其實孔氏遺文無疑焉。尤不可廢也。純愚信仲尼。是以信家語如論語。後來愚者。或與吾同心。其亦有取於斯。則是書之尊。非春秋外傳之比云。

論語古訓序

先王之道存乎六經。而六經傳自孔氏。則仲尼之所以有功於先王。而有德於來世者。六經其至矣夫。嗚

呼。微仲尼。六經其亡矣乎。六經亡。則先王之道不可復見已。夫刪詩。叙書。記禮。正樂。贊易。修春秋。此仲尼之所以奉答天命也。至其平日所與門弟子言者。廼六經之奧義。聖人之祕旨也。門人更記而傳之。其一為孝經。其二為論語。其三為家語。漢時其書皆出。孝經有二本。曰古文也。今文也。古文者孔安國傳之。今文者鄭玄注之。後雖有說者。不得不依二家。家語唯有王肅注。至於論語。自安國而下。諸儒率有注解。及魏何晏作集解。於諸家本書。取一遺百。由是諸家遂

廢而集解獨行於世。其後梁皇侃作義疏。唐陸德明作音義。宋邢昺作正義。皆宗何氏。不訪其他。然後古訓存者寢微。及宋中葉。二程唱道於河洛。則以心法爲教。以窮理爲學。夫然後仲尼之教。始與釋氏相亂。先王之道。竟爲山林獨善者之所行矣。朱熹氏繼作。而其說大行於宇內。於是論語獨有朱氏集注。爲學者所宗。而古訓遂廢。豈不哀哉。純聞諸師曰。先王之道。論定於仲尼。故名其書曰論語。仲尼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然則論語者。非孔氏私家之言。迺先王

之法言也。自朱氏學行。而先王之法言。與釋氏同歸。所以然者。違古訓也。茫茫宇宙。豈無明智之人哉。迺爲邪說所亂。莫能撥之者。蓋六百有餘年矣。夫天下之道。一治一亂。率有常數。今吾道之亂。已過其數。天豈有意邪。我邦治平百年。道藝之士。起者相望。於是。有徂來先生者出。實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超未師而直師聖師。取徵於六經傳記。而不詭。式古訓而有考。其於仲尼之道。猶披雲霧而覩青天。及其指而示之也。苟有目者。皆能見之。雖有愚者。曷疑其非是。

乎哉。子貢曰：仲尼如日月也，非虛言也。夫仲尼如日月，而雲霧蔽之，不亦厄乎？徂來拂而除之，功莫大焉。純幸得從先生而問論語焉，退而潭思，專精二十餘年，廼略有得於古訓，遂以是爲人言，莫不悅者。或勸錄之以遺學者，蓋徂來既有徵之作，而其書不載正文，覽者以爲不便。予今爲此者，專爲正文明古訓，以便論說。若有爲王公說論語者，與吾同志，或有取焉。此區區所以忠仲尼而佐先師也。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四終門人植村正直書

